

“诗圣”叫杜甫，“情圣”多半就该叫李商隐了。

一提李商隐，第一联想就是他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诗，在大伙的丰富想象力中，这家伙的拍拖波折不知有多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。可令人奇怪的是，除了元配，没人知道李商隐究竟和谁怎么样地轰轰烈烈、死去活来过。

初次恋爱就未遂

李商隐的情诗中不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，凡是谈过恋爱的，不少人都拿来派过用场。但他的情诗意思晦涩模糊，即便是那些名句，往往也不知具体所指。

除了李商隐诗风隐僻幽邃之外，好像他也有难言之隐，因此有意遮掩。故此虽然关于李商隐的情史议论纷纷，但都是痴人说梦型的信口雌黄。李商隐自己肯认账的，是他年轻时候的一段未遂冒险。

女方叫柳枝，是一位17岁的姑娘，善解音律。李商隐的一位堂兄李让山和柳枝是邻居，一天，李让山偶尔吟诵李商隐的一首诗，柳枝听见后问是谁写的，李让山照实说了，柳枝扯下衣带打上结，请李让山送给李商隐求诗。

第二天，李商隐和李让山一起路过柳枝家门口时，柳枝头挽双髻、抱扇而立，她看到李商隐后，就说三天后将焚香相待。唐朝人确实够开放，从素不相识到约会这样迅速高效。

谁知道和李商隐约好准备同去京城的一个哥们儿，在这个时候搞了个恶作剧——他偷了李商隐的行装先跑了。李商隐没办法，只得去追赶朋友。后来李让山也到了京城，说柳枝已经被某大官

李商隐：大情圣的臭人缘

王青笠



僚娶走。

战斗还没打响，就草草收兵，按理说谈不上刻骨铭心。但李商隐回忆柳枝时，说她作海天风涛之曲，幽忆怨断之音，看来很是动心，《柳枝五首》也写得一如既往地情深义重。

白居易想转世当他儿子

李商隐确实有两把刷子，他17岁拜见任职节度使的令狐楚时，令狐楚就对他青眼有加。令狐楚不是一般角色，不仅身为一方诸侯，而且他的骈文与韩愈的古文、杜甫的诗歌，在当时被公认为三绝。

皇帝老子对令狐楚的文字也极其推崇，到了只看奏章的文风就知道哪个是令狐楚大作的地步。令狐楚这么一位大手笔，一见李商隐这么个无名的穷酸小子就把他收为门生，还鼓励李商隐和自己的子侄令狐衿等人多多厮混，建立点儿人脉，对他才华的器重也很不一般。李商隐名声在外后，一次李商隐出门住店，旁边有一帮客人喝得半醉，正以《木兰花》为题赋诗。转头看见李商隐，就以唐朝人惯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劲头请他过来一起happy。李商隐当场也写了一首，众客看了大惊，忙问老兄是何方神圣。李商隐一报家门，众客再惊，酒全醒了：原来是当红一线明星李哥，难怪出手如此不凡，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怨罪怨罪！

最离谱的是白居易对李商隐的称道。李商隐成名时，白居易早就告老还乡，在看到李商隐的文章后，一下就成为他的老“粉丝”，对李商隐很酷地冒出来一句：我死后，能够转世投胎当你儿子就心满意足了。

白居易谢世几年后，李商隐有了儿子，想起白居易的话，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，大概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。

对哥们儿不仗义

李商隐投靠令狐楚以后，令狐楚一家人对他非常够意思。令狐楚发现李商隐在骈文上功夫不到家，就亲自悉心指点他。

骈文是当时给皇帝写奏章表启的主要格式，想混仕途，这东西是必备技能。

可李商隐也真是有点背，连续四次进士考试都被撸了下来，他自己都觉得没脸见令狐楚。第五次考试的时候，主考官是令狐楚儿子令狐绹的哥们儿。考试前主考官遇到令狐绹，就问：兄弟，你跟哪个哥们儿关系最瓷实？令狐绹心明眼亮，连着说了三遍“李商隐”，然后帮忙照顾这样的话一句不提。

有道是响鼓不用重锤，主考官也是明白人，这一次李商隐果然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李商隐当然不笨，得逞后马上给老师令狐楚写感谢信，此时令狐楚已经身居宰相了。不料当年令狐楚病逝，第二年李商隐参加吏部的选官考试，又栽了跟斗。这个时候，失去靠山的李商隐干了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，他转身投奔了节度使王茂元，没多久还做了王茂元的乘龙快婿。

唐朝当时朝政上，以李德裕和牛僧孺为首的两大官僚派别正激烈对抗，势同水火。令狐楚属于牛党，李商隐作为他的门生，不仅令狐楚一家对他恩遇有加，而且令狐楚在牛党的其他朋友也把他当成自己人。而王茂元属于李党，

这个局面只要长眼睛的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李商隐是才子不是二百五，自然明白这个敌我阵营的关系。如今令狐楚尸骨未寒，李商隐就投靠敌人，不光令狐绹大为光火，牛党诸人都觉得这小子做人太不厚道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李商隐投敌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。没几年王



茂元离世，李商隐还没有爬上去，仍是做一个混口饭吃的小官。

关键时刻还是有点脾气

毕竟李商隐骨子里不是什么小人，他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能够站稳立场。

李商隐惨淡经营，直到28岁才好不容易混上个九品的县尉。到任没多久，发现监狱里的犯人纯属冤枉，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被拎来顶缸，于是李商隐就把人都给放了。

这下触怒了上司，李商隐竟然不肯服软，一怒之下宁可官帽

子不要，也非叫这个板。

幸好老天帮忙，就在这个时候老上级走人，新领导上任后马上又把李商隐找了回来。不过时间不长，李商隐还是嫌官职太低，辞职不干又去活动社会关系了。转来转去，李商隐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个小幕僚。但由于好歹是在高官身边帮闲，外人也知道他身为领导秘书，有的事办起来比领导还方便，因此不时有人来递个红包，托他帮个小忙什么的。李商隐还真不愿意伸这个手，回答说，我不拿你的钱，倒不是怕别人知道，就是自己改不了脾气，拿了反而不爽。

就这么混着，李商隐始终挣不上个像样的职位，因此郁郁不得志，又跑到当年的铁哥们儿令狐绹那里。令狐绹这人很有能耐，进官场才13年，就跟他老子当年一样，混到了宰相的高位。李商隐此时去找他，估摸心情极其复杂，偏偏令狐绹不在，李商隐只能在墙上写了两首诗诉了一通苦。令狐绹回来一看，想想怎么也是兄弟一场，另外不还有句老话说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于是他三下五除二就帮李商隐弄了个六品的太学博士之职。

六品基本就是李商隐这辈子在官场上的最高职位了，仕途颠沛、妻子早亡，和他几乎天生的忧郁气质混杂在一起，使得李商隐年仅45岁就悒悒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对后人来说，李商隐的成就自然在于诗歌。但不论从个人际遇和性格，还是从他所处的那个风雨飘摇的大唐，李商隐的吟唱已然全无盛唐气象，唯有挽歌的尾音。

（摘自《人物周报》）